



東坡奏議卷第六

乞賜州學書板狀



奏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乞賜度牒脩廡宇狀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

賦兼經狀

論高麗進奉狀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斛出糶濟飢等狀
論葉温叟分孽度牒不公狀

乞賜州學書板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本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叅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 朝廷專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 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 朝廷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

州學印賃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若依限送納即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為不易學者旦夕闕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 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使一方士民以謂 朝廷既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

息流傳四方為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臣以侍從備位守臣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 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勘會市易務元造書板用錢一千九百五十一貫四百六十九文自今日以前所收淨利已計一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五十七文今若賜與州學除已收淨利外只是實破官本六十一貫五百一十二文伏乞詳酌施行

奏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踈糊藥紬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姦猾人戶及攬納人遞相扇和不納好絹致使官吏無由揀擇期限既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以成風故京師官吏軍人但請兩浙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網運歲有估剝日以滋多去年估剝至九十餘貫元納專典枷鎖鞭撻典盡竭產有不能償姑息之弊一至於此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即指揮受納官

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受納場前大叫數聲官吏軍民並皆辟易遂相率入州衙詣目喧訴目以理喻遣方稍引去目知此數百人必非齊同發意當有凶惡之人為首糾率密行葺探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申有人戶顏異男顏章顏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踈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拊撮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喊奔走前去目即時差人捉到顏章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只至明日人戶一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續據右司理

院勘到顏章顏益招為本家有和買絹絹共三十七疋章等為見逐年例只是將輕踈糊藥絹絹納官今年本州為綱運估剝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絹章等既請和買官錢每疋一貫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輕踈糊藥短絹納官其顏章又不合與兄顏益商量其或揀退即須拊撮專揀扇搖衆戶叫喊投州嚇脅官吏令只依逐年受納不堪細絹尋將買到輕踈糊藥短絹五疋付揀子家人翁誠納官尋被翁誠覆本官揀退章等既見衆戶亦有似此輕踈短絹多被揀退尋拊撮翁誠叫屈顏益在後用手推翁誠令顏章

拊去投州即便走出三門前叫屈二聲跳出欄干將
兩手擡起喚衆戶扇搖叫噉稱一時投州去來衆戶
約二百餘人因此亦一時叫噉相隨投州衙喧訴臣
尋體訪得顏章顏益係第一等豪戶顏異之子異先
充書手因受贓虛消稅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即用偉
計構胥吏醫人託患放停又為詐將產業重疊當出
官鹽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姦凶
衆所畏惡下獄之日閭里稱快謹按顏益顏章以匹
夫之微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
之勢脅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少革

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本州既已依法決訖臣獨
判云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
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脅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
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仍以散行曉示鄉村城
郭人戶今後更不得織造輕疎糊藥紬絹以備納官
庶幾明年全革此弊伏望 朝廷詳酌備錄臣此狀
下本路轉運司遍行約束曉示所貴今後京師及本
路官吏軍人皆得堪好衣賜及元納專副不至破家
陪填所有臣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亦乞重行
朝典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貼黃勘會本州去年發和買夏稅物帛計一十四綱今來只估剝到四綱已及九千餘貫乞下左藏庫方見估剝數目浩大

乞賜度牒修廨宇狀

元祐四年九月 日龍圖閣學士 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為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修換又不忍拆為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頽毀中間雖有心長

更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支撐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構鞠為朽壤深可歎惜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在州屋宇例皆傾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可知到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欹仄罅縫但用小木橫斜撐住每過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及問得通判職官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為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

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
匠一家四口內有孕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官吏家
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往來無不狼顧臣以此不敢
坐觀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
皆係大段隳壞須至脩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
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
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脩官吏供給及下諸州
剗制兵匠應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朝
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宇皆錢
氏所構規摹高大無由裁樽使爲小屋若頓行毀拆

改造低小則目前蕭然便成哀陋非惟軍民不悅亦
非太平美事竊謂 仁聖在上憂愛臣子存卹遠方
必不忍使官吏胥徒日以軀命僥倖苟安於腐棟頹
墻之下兼恐弊漏之極不即脩完三五年間必遂大
壞至時改作又非二百道度牒所能辦集伏望 聖
慈特出宸斷盡賜允從如蒙 朝廷體訪得不合如
此脩完臣伏欺罔之罪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

兼經狀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臣今月五日據本州進士汪溉等一百
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勅詩
賦經義各五分取人 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
旦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
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實夜競習詩賦舉業
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熟不願再
有改更兼學者亦以 朝廷追復 祖宗取士故事
以詞學為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為耻比來專習
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負數從詩賦
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

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
分數裁解之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
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尚
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既去取高
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
更用 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
之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 朝廷重失士心故
為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大學生習詩賦者
十人而七臣本蜀人間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
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

學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
為恥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
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
自比他路為拙非獨詩賦也 朝廷於五路進士自
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
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溉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
此申明者非一欲乞 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
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
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
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

從學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黃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
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
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館建立亭館調教農工侵漁
高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 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
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
以為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

丹之疆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爲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唯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穎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賣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賣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黎臣已指禪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負二人兵級十人

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教日奉國母指揮令賣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爲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則聖意故以祭奠源闍黎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爲壽而不遣使奉表止因祭奠云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爲此苟簡之禮以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

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 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謹具書一如左

一福建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甚衆訪聞徐戩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彫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於海船載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姦細何所不至兼今來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戩本謀臣

已送左司理院根勘即當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姦民猾商次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教日國母令賚金塔祝壽臣以謂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 國母之意爲簡無禮莫斯爲甚若 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答其奇簡無禮之醜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貢退還其狀云 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以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

判二州司不奉 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授
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
非 朝廷拒絕其意頗似穩便如以為可乞賜
指揮施行

一高麗僧壽介賫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閣
黎仍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
下侍者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莫本非國事
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致奠之外
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
日却差船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歸國更

不差人舡津送如有買賣許量辨歸裝不得廣
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絕其來意上
免 朝廷帑庫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糜糈
之患臣不勝區區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圖
閣學士朝奉郎蘇軾狀奏高會浙西七州軍民春積
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
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斛九

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飢者兩浙水鄉種麥絕少來
歲之熟指秋為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
夏之交必有飢饉盜賊之憂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
多方擘畫準備外有合申奏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
百六十餘萬石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刻削變轉
不行官吏急於趁辦務在免責催迫賦租督促
欠負甜束私酒漏稅之類必倍於平日飢貧之
民無路逃死必將聚為盜賊又緣上供額斛數
目至廣都未有備見今逐州廣行收糶指揮嚴

緊官吏不免遮欄米穀添價貴糶以此斛斛湯
貴小民乏食欲望 聖慈愍此一方遭罹熙寧

中飢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欠官私逋
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賑恤則一方餘民必在
溝壑今來亦不敢望 朝廷別賜錢米但祇寬
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則官吏自然不行迫
急之政而民自受賜矣乞出自宸斷來年本路
上供錢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
日分作二年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公私
稍獲通濟又恐官吏為見明年既得寬減僥倖

替移更不盡心擘畫收拾以備補填年額乞特
賜指揮須管依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其所
簇到數交割與後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

一見今逐州和糴常平斛斛及省倉軍糧又糶封
樁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趁辦爭奪相
傾以此米價益貴伏望 聖慈速賜勸會如在
京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即令提轉疾速契勘逐
州如省倉不闕軍糧常平糶散有備外更不得
收糶所費米價稍平小民不至失所 浙中自
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銀絹絲綿入市

莫有領者質庫人戶徃徃晝悶若得官錢三二
千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
合上供錢散在諸州稅戶令買金銀綉絹充年
額起發

一自來浙中茲民結為群黨與販私鹽急則為盜
近來 朝廷痛減鹽價最為仁政然結集與販
猶未甚衰深恐飢饉之民散派江海之上群黨
愈眾或為深患欲乞 朝廷指揮應盜賊清理
重及私鹽結聚群黨皆許申鈐轄司權於法外
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壓姦愚有所畏肅

右謹件如前勘會熙寧中兩浙飢饉是時米斛二百
人死太平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斛已及九十
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 仁聖哀憐早
行賑恤今來所奏一一並是訥實伏乞詳酌速賜指
揮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臣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及元
祐改法臣忝詳定今又出守躬行其法考問吏民備
見雇役差役利害不敢不言雇役之法自第二等以

以上人戶歲出役錢至多行之數年錢愈重穀帛愈
輕田宅愈賤以至破散化為下等請以熙寧以前第
一第二等戶逐路逐州都數而較之元豐之末則多
少相絕較然可知此雇役之法害上戶者一也第四
等已下舊本無役不過差充壯丁無所隱備而雇役
法例出後錢雖所取不多而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
百錢未辦之間吏卒至門牀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
納此費已重故皆化為游手聚為盜賊當時議者亦
欲蠲免此等而戶數至廣積少成多後錢待此而足
若皆蠲免則所喪大半在法無由施行此雇役之法

害下戶者二也今改行差役則二害皆去天下幸甚
獨有第三等入戶方雇役時每戶歲出錢多者不過
三四千而今應一役為費少者日不下百錢二年一
替當費七十餘千而休閑遠者不過六年則是八年
之中昔者祿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
樂可知也而况農民在官貪吏役胥恣為蠶食其費
又不可以一二數此則差役之法害於中等戶者一
也今之議者或欲專行差役或欲復行雇法皆偏詞
過論也臣愚以謂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
代中等入戶頗除一害以全二利此最良法可久行

者但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令役空閑入戶
不及三番處許以六色錢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
此法未為允當何者百姓出錢本為免役今乃限以
番次不許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
足以紓中等入戶之勞法不簡徑使姦吏小人得以
伸縮臣到杭州點檢諸縣雇役皆不應法錢塘仁和
富寧縣分則皆雇入新城昌化將為貧薄反不得雇
蓋轉運司特於法外創立式樣令諸縣不得將逐等
入戶都數通比其貧下縣分第一第二等入戶創皆
稀少至第三等則戶數猥多以此漲起入戶皆及三

番然第三等戶豈可承當第一等色役則知通計三等乃俗吏之巧薄非朝廷立法之本意也臣方一面改正施行次旋唯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名不足處見後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役更不支錢又諸州後除吏人衙前外依舊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即以助後錢支募此法既下吏民相顧皆所未曉比於前來三番之法尤為不通前文稱蕭何為法講若畫一蓋謂簡徑易曉雖山邑小吏窮鄉野人皆能明白遵守然後為不刊之法也臣才為侍從又忝長民不可不言謹具前件條貫不

便事狀及臣愚見所欲起請者畫一如左

一前件勅節文云看詳衙前自降招募指揮僅及一年諸州路軍尚有招募投名不足去處其應役年滿衙前雖依舊支與支酬勅令在役然非鄉戶情願充應若後更無人願募即鄉戶衙前卒無替期乃是勅令長名祇應顯於人情未便令欲將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錢即全行支給却罷差充仍除鄉差年限未滿人

戶依條理當本戶色後外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後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條出納後錢之人即許會六色合納後錢之人依數免放并仰逐處監司相度見後衙前如有虛占窠名可以省併出處裁減人額却將減下錢數添搭入重難支酬施行

臣令看詳前件 勅條深為未便凡長名衙前所以招募不足者特以支錢虧少故也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常抑勤差充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之入如李

承之沈括吳雍之類每一使至輒以減刻為功至元豐之末衙前支酬可謂僅足而無餘矣而元祐改法之初又行減削多是不支月給以故招募不行令不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後錢二十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然而歲免後錢二十千許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則是應募日增六色錢日減也若天下投名衙前並免此二十千即六色錢存者無幾若只是闕額招募到人方得免放則均是投名厚薄頓殊其理安在 朝廷既

許歲免二十千則是明知支酬虧少以此補足
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所謂計會六
色人戶者蓋令衷私商量取錢若遇頑猾人戶
抵賴不還或將諸物高價準折訟之於官經涉
歲月乃肯備償則衙前所獲無幾何如官支二
十千朝請暮獲豈不簡徑易曉故臣愚以謂上
件勅條必難久行議者多謂官若添錢招募
則姦民觀望未肯投名以待多添錢數今來計
會六色人戶放免後錢正與添錢無異雖巧作
名目其實一般大抵支錢既足萬無招募不行

之理自熙寧以來無一人闕額豈有今日頓不
應募臣今起請欲乞行下諸路監司守令應闕
額長名衙前須管限日招募數足如不足即具
元豐以前因何招募得行今來因何不足事由
申奏如合添錢雇募即與本路監司商量議一面
施行詎具委無大破保明聞奏若限滿無故招
募不足即取勘干繫官吏施行如此不過半年
天下必無闕額長名衙前而所添錢數未必人
人歲添二十千無止用切場河渡錢非如今法
計會放免侵用六色錢也

一前件 勅節文云看詳鄉差人戶物力厚薄等
第高下丁口進減故不常定恐難限以番次召
募不若約空閑之年以定差法立後次輕重雇
募役人顯見均當兼可以將寬剩後錢裁減無
丁及女戶所出錢數欲諸州後除吏人衙前外
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即據未及之戶以
助後錢支募惟有戶罷支已募之人各依本後年限
俟滿日差罷今後遇有支
遣准此及以一路助後錢除依條量留一分準備
外據餘剩錢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後錢內
量行裁減具數奏聞所有先降雇募州後及分

當指揮更不出

臣今看詳諸後

以二年為一番向來指揮如

空閑人戶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 聖恩本欲

百姓空閑六年也今來無故忽減作三年更民
無不愕然以謂中等人戶方若差役正望

朝廷別加寬恤而六色錢章有餘剩正可加添
番數而乃減作三年農民皆紛然相告云向來
差役雖甚勞苦然 朝廷猶許我輩閑了六年
今來只許閑得三年必是 朝廷別要此錢使
用方 二聖躬行仁厚天下歸心忽有此言布

間遠適深為可惜雖云量留一分準備外復餘
剩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後錢內量行裁減
此乃空言無實止是建議之人假為此名以儉
其說臣請為朝廷詰之人戶差役年月人人
不同本縣有戶無戶日日不同加以稅差開水
丁口進退雖有聖旨能前知當雇當差障事
乃定如何於一年前預知來年合用錢數見得
寬剩便行減放臣知此法必無由施行但空言
而已若今來寬剩已行減放來年不足又須却
增增減終然簿書淆亂百弊橫生有不可勝言

者矣方今中等人戶正以應役為苦而六色人
戶猶以出錢為樂若者更減三年樂者又行減
放其理安在大抵六色錢本緣免役理當盡用
雇人除量留準備外一文不合椿留然後事簡
而法意通名正而人心服惟有一事不得不加
周慮蓋逐州逐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盡用雇
人則苦樂不齊錢多之處後戶太侵與六色人
戶相形反為不易臣今起請欲乞今後六色錢
常椿留一年準備如元祐四年只得用元祐二年錢
其二年後椿留準備用及約
度諸般合用錢謂如雇吏請
雇人錢之類外其餘委自提刑轉

運與守令商議將逐州逐縣人戶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為先後如此則事簡而易行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戶漸蘇則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變矣
貼黃若行此法今後空閑三年人戶官吏隱成不差却行雇募無由點檢縱許人告自非多事好訟之人誰肯告訴若有本等已上閑及三年未委專以空閑先後為斷為復參用物力高下定差既無果決條貫今後詞訟必多

右謹件如前 朝廷改法數年至今民心紛然未定臣在外服月所親見正為此數事身伏望 聖慈與執政大臣早定此法果斷而行之若還付有司則出納之吝必無成議日復一日農民凋弊所憂不小臣干犯 天威謹俟斧鉞之誅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古臣近奏為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將金塔二所附壽介前來祝延 皇帝

太皇太后聖壽在也一面退還其狀勿令本州所差
伴話僧思義只作已意體問所獻金塔次第其高麗
僧壽介知臣不爲聞奏方始將出僧統義天付身文
字以示思義乃是欲將金塔二所捨入杭州惠因院
寺處祝延 聖壽仍云隨身收管不可擅動元封漢
續有疏文到日方可施納以此顯見高麗人將此金
塔嘗探中國意度臣既退還其狀將來必是自將此
塔捨在惠因寺院既是衷私捨施僧院即 朝廷難
爲回賜若受而不報夷虜性貪或生怨望伏望 朝
廷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壽介等將上件金塔捨

施亦乞只作臣意度一面答不奉 朝旨不敢令僧
院收留所貴稍絕後患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體問得惠因院亡僧淨源本是庸人只
因多與往還致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妄有談說
是致義天遠來從學因此本院厚獲施利而淮
浙官私遍遭擾亂今來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
者姓顏人賈持淨源真影舍利隨船舶過海是
致義天復差人祭奠臣見令所司根勘候見詣
實奏聞次今來若許惠因院收留金塔乃是庸
人姦猾自圖厚利爲國生事深爲不可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元祐四年十二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臣近為泉州商客徐戩帶領高麗國僧統
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寺到來杭州致祭亡僧淨源
因便帶到金塔二所遂具畫一事由聞奏已准一朝
旨許令壽介寺致祭亡僧淨源畢差人舡送到明州
附因便海舶歸國如淨源徒弟願與回贈物色即量
度回贈本州已依准指揮許令壽介寺致祭淨源了
畢其徒弟量將土儀回贈壽介寺收受所有帶到金
塔二所據壽介寺令監伴職負前來告臣云恐帶回

本國得罪不輕臣已依元奏詞語判狀付逐僧執歸
本國照會及本州即時差撥人舡乘載壽介寺亦將
米麵蠟燭之類隨宜餞送逐僧於十一月三十日起
發前去外訪聞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
竊恐久滯逐僧在彼不便竊聞泉州多有海舶入高
麗往來買賣除已牒明州契勘如壽介寺到來年卒
無因便舡舡即一面申奏乞發往泉州附舡歸國外
須至奏聞者

右伏乞 朝廷特降指揮下明州疾速契勘依此施
行所貴不至住滯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斛出糶濟飢等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指揮本州令在州并倚郭兩縣糶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縣五十石約計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將見管裏外常平米均勻兌撥除本州倚郭略已足用外其餘七縣見闕三萬餘石雖蒙朝廷賜上供米二十萬石於本路出糶已準轉運司牒報於越睦州撥三萬石與杭州然本州年計見闕軍糧六萬餘石越睦州米尚不了兌充軍糧更無緣出賣以此外縣出糶實

闕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糶以平米價庶幾深山窮谷小民不至乏食所然約度見管米數恐只至四五月間必然糶盡若秋穀未登糶場不繼即民間頓然闕食深可憂慮臣勘會諸州例皆闕米縱使督迫轉運提刑司必是無處擘畫那移應副堆有一策恐可濟辦緣臣去年曾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廡宇未蒙施行臣於十二月未曾作書與太師文彥博以下執政八人乞早奏陳特許給上件度牒二百道臣欲權將上件度牒召募蘇湖常秀人戶令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斛以優

價八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糶得一萬五千貫訪聞蘇湖常秀雖其災傷富民却薄有蓄積若以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錢修完廨宇庶幾先濟飢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兩事皆濟則吏民荷德無窮臣叢此書已四十餘日至今無報不免干冒朝廷上瀆 聖聽伏乞 聖慈深哀本州外邑溪谷之民將墜溝壑特叢 宸斷速賜免從臣無任惶恐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論葉溫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今月十七日准轉運使葉溫叟牒杭州准尚書禮部符准元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勅勘會兩浙淮南路見係災傷民間谷價湧貴雖已降指揮減撥上供斛斛出糶及依條賑恤外切慮所用斛斛數多不能周足牒奉 勅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召人入納斛斛或見錢糶入官司封樁及諸色斛斛添助賑濟支用者省部令依准 勅命指揮出給到空名度牒三百道并封皮須至符送者符當司主者候到一依前項 勅命指揮及照會元祐勅令疾速施行

仍關提刑鈐轄司及合屬去處不管稍有違悞者當
司契勘杭越蘇湖常秀潤衢婺台等州災傷放稅除
衢州放稅只及二釐不至災傷更不撥外令將杭越
等九州放稅錢數家紐每州合得道數須至行遣數
內杭州三十道者臣看詳上件 勅旨為兩浙淮南
路災傷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
鈐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轉運司既受上件 勅旨
即合與提刑及浙東西兩路鈐轄司商量分擘仍須
參州郡大小戶口衆寡及災傷分數品配合得道數
依公分擘今來轉運使葉溫叟因出巡蘇秀等州在

路受得上件 勅旨便敢公然違戾更不計會提刑
及兩路鈐轄司亦不與轉運判官張璠商議便一面
擅行分擘內杭州只得三十道切緣杭州城內生齒
不可勝數約計四五十萬人裏外九縣主客戶口共
三餘萬今來檢放水旱雖只計一分六釐又緣杭州
自來土產米穀不多今仰蘇湖常秀等州般運斛斗
接濟若數州不熟即杭州雖十分豐稔亦不免為飢
年自去歲十月以後米價湧長至每斛九十足錢並
浙中雜得見錢每斛九十便常平米每日不下五六
此熙寧以前日四五十因難萬人爭糶方免餓殍今來 聖恩憂恤一路委自提

轉及兩路鈐轄司分擘度牒而溫叟獨出私意只分與杭州三十道內潤州人戶比杭州十分纔及一二却分得一百道其餘多少任情未易悉數致杭州百姓例皆咨怨將謂 聖恩偏厚潤州不及杭州不知自是溫叟公違 勅旨任情分擘頃至奏陳者 右臣先於一月四日奏為杭州諸縣出糶官米自二月至六月終闕三萬餘石乞特賜度牒二千道召人入中米外縣吏民日夜企望 朝廷施行雖大旱望雨執熱思濯未喻其急度奏狀未到間已蒙 朝廷施行乃是 聖明洞照數千里外事有如目覩今乃為

轉運使葉溫叟自出私意多少任情以杭州衆大甲於兩路只分與三十道吏民驚駭莫曉其意臣竊原聖意蓋謂提刑專主賑濟鈐轄司專管災傷盜賊故令轉運司與兩司同共相度分擘今溫叟並不計會兩司及轉運判官直自一面任意分擘牒送諸州更不關報鈐轄司臣忝為侍從出使一路溫叟似此凌蔑肆行臣若不言必無人更敢論列况杭州見今裏外一十九處開場糶米糶者如雲雖寄居待闕官員亦行差請杭人素來驕奢本以糶官米為恥若非飢急豈肯來糶此皆溫叟與諸監司所共目覩今來只

分三十道深駭物聽切緣度牒三百道約直錢五萬餘貫所在商賈富民為之奔走凶動而溫叟一面任意分擘更不計會逐司豈得穩便兼臣訪聞去歲諸郡檢放稅賦多有不實不盡只如蘇州積水瀰望衆所共見今來放稅分數反不及潤州蓋是檢放官吏觀望漕司意指及各隨本州長吏用意厚薄未必皆是得實今來溫叟專用放稅分數為斷深為未允縱便檢放得實而州郡大小戶別寡不同亦合參酌品配從逐司公共相度分擘方得允當今來但係溫叟所定賑濟州郡即多得度牒應係別人地分例皆斬

惜不與顯見全然不公臣已牒轉運司請細詳上件朝旨計會提刑鈐轄司依公分擘去訖深慮溫叟未肯聽從縱肯聽從不過量添三二十道亦是支用不足伏望 聖慈體念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本乞度牒二百道方稍足用今來不敢更望上件數目只乞特賜指揮於三百道內支一百五十道與杭州况其餘州軍元無奏請闕米去處將其餘一百五十道分與亦無關事伏乞早賜指揮所貴災傷之民均受聖澤不至以一失私意專制多少謹錄奏 間伏候 勅旨

貼黃杭州元奏關米三萬石乞度牒二百道今來
轉運使只與三十道潤州元不奏關米顯是常平
錢米足用今來却與一百道深駭物聽乞 朝廷
詳酌諸州元無奏請關米去處若依臣所奏分與
一百五十道已出望外杭州若得一百五十道猶
未足用乞自 聖旨分擘施行若只下本路其轉
運使葉溫叟必是遂非不肯應副

東坡奏議卷第六

